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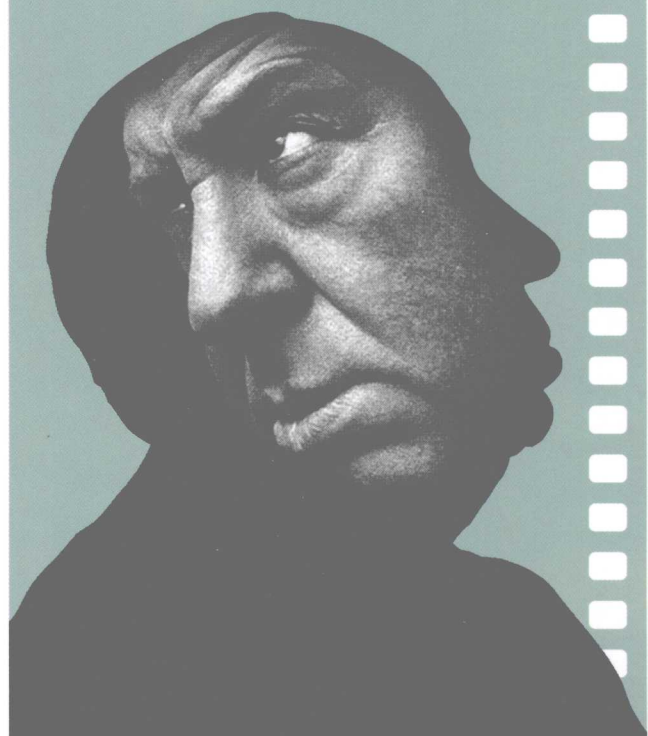
ALFRED HITCHCOCKS

The Master Of Suspense

悬念之父：

只能模仿，

无法超越。



[希区柯克]
[悬 念 故 事 集]

午夜追踪

王 强 王 帆 史玉哲
向 宏 李文君 孟冬冬 ◎等编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ALFRED HITCHCOCKS

The Master Of Suspense

午夜追踪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王强、王帆、史玉哲、向宏、李文君、孟冬冬/等编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夜追踪/王强等编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1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ISBN 978-7-5387-2542-1

I. 午... II. 王...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6698 号

午夜追踪

- | | |
|-------|---------------------------------------|
| 作 者 | 王强、王帆、史玉哲、向宏、李文君、孟冬冬 等编译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选题策划 | 高晓诗 |
| 责任编辑 | 陈 琛 |
| 特约编辑 | 苗欣宇 |
| 出 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62 |
| 电 话 | 总编办:0431-86012726 发行科:0431-86012939 |
| 网 址 | www. shidaichina. com |
|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发 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
| 字 数 | 350 千字 |
| 印 张 | 25 |
| 版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金庸，他的武侠小说让亿万华人沉醉其间；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Alfred Hitchcock, 1899-1980)，他的悬念和惊悚故事像海啸一样席卷人类的心灵。

这是一位来自阴暗世界的传奇天才。在希区柯克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交给他一张纸条，让他送给警察。警察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把他儿子关上五分钟，以示惩戒。警察照办。惊悚和悬念就这样戏剧性地在希区柯克的心灵上打上沉重的烙印。他总是一个人关在黑暗的小屋中，缩作一团，瑟瑟发抖。对他来说，恐惧并非一个突然飞过的蛾子，或阴暗角落里爬行的蜘蛛，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来自内心的战栗。任何物体的摆放和存在，对于他说来说都构成威胁，让他的心灵倍感刺激。他喜欢猎奇，对谋杀、



下毒之类的事深感兴趣，被无所不在的邪恶现实深深吸引。正是这种来自童年的阴影和经历，让希区柯克理解了黑暗的力量。这种力量伴随他一生，渗透在他的影片中并释放出来。如《惊魂记》(Psycho, 1960)中著名的浴室暗杀镜头，希区柯克始终用镜头来烘托和渲染恐怖的感觉，却并不表现任何直接的打斗冲突。危机和恐惧就在后面，让人惊悚。这部影片放映之后，成千上万的女性对浴室莫明恐惧，不敢洗澡。而希区柯克却说：“对我而言，《惊魂记》是个大喜剧。”

这位登峰造极的悬念和惊悚大师 1899 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蔬菜批发商家庭，从未受过正规的电影和戏剧专业教育。1920 年进入电影圈做字幕设计。1926 年拍摄《房客》，一举奠定在电影界的地位，这部电影当时被誉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影片”。1939 年，应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之邀，希区柯克到好莱坞执导他的《蝴蝶梦》，一鸣惊人，捧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此后，希区柯克一发不可收拾，佳作迭出，拍摄了《爱德华大夫》、《美人计》、《后窗》以及《惊魂记》等杰作。

希区柯克的故事有自己一贯的模式，绝大多数以人的紧张、焦虑、窥探、恐惧等为叙事主题，设置悬念，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根据他的理论，悬疑必须设计成这种紧张气氛：以观众为主线，通过剧中角色陷入危机的情节来发展，但是观众却无法得知这些角色与危险是谁造成的，或是会再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但是又必须让身处其中的无辜者不会受到伤害。于是，我们看到了男女角色之间的互动，而他们却毫不知情；我们了解了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却无法推测下一步希区柯克会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故事叙述手法，让人们回味无穷；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多片子都成为经典。其中充满了希区柯克元素：足智多谋的拍摄手法、不可思议的男女角色关系、戏剧性的真相、明亮鲜明的色彩、内敛的玩笑戏弄、机智风趣的象征符号以及支配人心的悬疑配乐。这些元素成就了“希区柯克”这个与悬疑紧张画上等号的代名词——让人感觉无助、惊吓，祈祷着接下来要（或不要）发生什么——而这就是希区柯克！

希区柯克非常害怕跟警察打交道，以至于到了美国后，几乎不敢开车出门。有一次，他驱车去北加利福尼亚，仅仅因为从车中扔出一



个可能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而终日惶惶不安。

他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他的知名度极高，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却离群索居，怕见生人，整天在家里跟书籍、照片、夫人、小狗、女儿为伍，还同很少几位密友往来。他很少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不跟妖艳的女影星厮混。他除了拍片之外，的确是一心不二用的。有人问他，要是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那他愿意做什么，或者在他一生中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爱画，但我不会画。我爱读书，但我不是作家。我只懂得制片。我绝不会退出影界，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希区柯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准备制片上，他事先筹划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并且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地去实现他的计划。

对于希区柯克来说，电影只是这么一种手段，它能使惊恐不安、经常受着莫名其妙的内疚和焦虑所折磨的人们，通过导演对剧中人物进行巧妙的安排来排除内心的痛苦。他说，“戏剧就是将生活中的枯燥遗忘。”

也许正是由于希区柯克复杂的个性，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其丰富的意蕴，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巨大的享受。

《天才的阴暗面——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一生》（[美]唐纳德·斯伯特著，南海出版公司）一书说，“他对人类的心理世界和异常精神状态有着深刻的体悟，使他的作品有力、深刻而迷人，使他成为一位与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爱伦·坡比肩而立的艺术大师。”

1979年，希区柯克80岁生日，坐在轮椅上，向前来道贺的人们致意：“此刻，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恐怖。”一年后，他在洛杉矶去世。

希区柯克一生导演、监制了59部电影，300多部电视连续剧。曾在1968年获特殊奥斯卡奖，同年获美国导演协会格里菲斯奖。为了表彰他对电影艺术作出的突出贡献，1979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他终身成就奖。198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

这套书所汇总的故事，均根据希区柯克的电影和电视剧改编。编者竭尽所能，希望将这位大师的故事收集齐全，出版全集，但考虑到难免挂一漏万，故不敢称作“全集”。不过我们相信，这套书肯定是国内收集希区柯克惊悚悬念故事最多的。





前 言 1

午夜追踪	1
捐款	10
自杀的遗书	15
红包	19
小村怪妇	22
丘比特公司	26
监狱黑幕	39
密探	48
都是为了爱	54
无名火起	59
特别债券	61
白痴复仇	66
行刑人	71
套	75
以牙还牙	79
无人之境	83
欠情	87
老江湖	90
请照顾拉斯	92
老夫少妻	98
谋杀 1990	102
谋杀艺术家	110
亡命猎手	118
亲自动手	135
连环结	139
他是谁	148
罪孽	153
征婚陷阱	164
自作聪明	174

目 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XIQUKEKEXUANNIANGUSHIJI

ALFRED HITCHCOCKS

2

“真实”的谎言	180
两件风衣	190
黑·黑·黑	196
书中有美金	204
醉鬼	215
风流韵事	220
丈夫的赌注	226
北非黄昏	231
职业刺客	237
两个老头	244
人生指南	251
生意	256
该死的人	259
律师太太	267
虚幻的绿色	270
一百万元的陪葬	275
来者不善	286
看不见的线索	296
事故的寡妇	300
名片之谜	310
作家轶事	321
凶案研究	329
移情别恋	336
水獭西蒙	344
寻找遗体	352
三倍赔偿金	359
致命因素	365
猩猩的悲剧	371
轮椅上的邓肯小姐	378
手足之情	383



目 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午夜追踪

WU YE ZHUI ZONG

星期天的早晨又来临了……

这是一首由莱利斯主唱的哀伤的流行歌曲，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不知何去何从的孤独男人在安静的星期日清晨的忧伤情形。在这个宁静的星期天的早晨，我就是歌里的那个男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什么可盼望的。

我端起一杯咖啡走进起居室。我住在三藩市的“太平洋山冈”。那天天气不错，天上没有云，有一点微风。从我的窗户里可以俯瞰海湾，海水是深绿色的，一些游艇分散在里面，就像一张地图插着许多小白旗。

我走到书架前，它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上面有六千多本廉价的侦探、神秘杂志。我用手摸着一些书背：《黑面具》、《一角侦探》、《线索》、《侦探小说周刊》。这些周刊我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收集了，就是说，那上面有我生命的三十年，将近我在这个世界上五分之三的时间——下个星期五，我就满五十岁了。

我拿下一本《黑面具》，看着封面：钱勒、马田、聂伯、麦克，这些都曾是陪伴我度过寂静周日的老朋友。他们驱散我不少恶劣、低落的情绪，但今天不然……

电话铃响了，我走进卧室，拿起听筒，是老休本，一个严肃而正经的侦探，也可能是我三十年来最接近的朋友。

“嗨，”他说，“吵醒你啦？”

“没有，我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

“上了年纪，渐渐要早起了。”

“可不是。”

“今天下午一起玩会儿牌，喝喝啤酒如何？我太太和孩子去苏里雅多了，不在家。”

“我不太想，休本，”我说，“我没那心情。”

“你好像又闹情绪病了。”

“是的，有点。”

“私家侦探的忧伤，嗯？”



“是啊——私家侦探的忧伤。”

他发出一阵笑声。“不是和即将来临的五十寿有关吧？去你的，五十是人生的壮年，我是过来人，老弟，我现在已经五十二了。”

“当然。”

“哦，你至少改改主意，过来和我喝一杯，我给你留一罐。”

挂上电话，回到起居室，喝完咖啡，尽量不思考任何事情，最好连呼吸都不要。我站起来，无目的地踱一会步。

星期天的上午来临了……

突然，肺病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开始咳嗽起来，只得坐下来，拿手帕捂住嘴，听枯燥、易碎的声音，在空空洞洞的公寓里徘徊。香烟，该死的香烟，三十五年来平均一天两包。五十年中的三十五年，抽了不止五十万支的香烟，吸了不下一千万口……

算了吧，想那些有什么用？我再次站起来。唔？今天似乎只是站和坐。我也没出门，真要变成幽闭恐怖症患者了。找个地方去，找件事情做。也许独自驾车远游，我只是不想见休本或任何人。

穿上一件旧棉布夹克，离开公寓，开上车。出城最近的方向是向北，所以我开车驶过金门桥，直奔一〇一号公路。两小时后，在科里尔北部数英里的红木匠，我拐弯直驶海岸，下午两点以后，我上了一号公路，再向南边行驶。

那一带笼罩着一层雾，看不见太阳，但能闻到海洋强烈的、清新的味道。这一带车辆很少，很长时间看不到一辆。带白沫的海浪，不停地拍打海岸，是吸引人的景致。接近那个叫“锚湾”的海湾时，我驶上一处悬崖。我把车停在一个没有人迹的停车区，找到一条通向同样没有人迹的海滩。

我沿着海滩散步，看海浪打过来，又散开，听听海浪的吼叫，听听雾中的海鸥的叫声。那是个寂静的地方，但唯有寂静才是吸引人的。在这个星期天，它对我是个好地方。

半小时后，我开始觉得冷，又咳嗽起来。我走回小径，上坡，快到悬崖时，看到停车区停着另一辆汽车，一辆布满灰尘的绿色小型卡车。后面还挂着一辆小小的，也是布满灰尘的房车。车的右后部有点倾斜，那说明车胎扁了。附近只有两男一女，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风吹动他们的头发和衣角。

我向他们走过去，走向我的车。我的脚步声高过海浪拍打岸的声音。他们三人一起抬头，移动位置，相互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起步向我走来。我们在相距几码的地方站住了。

“你好！”其中一人说。那人二十出头，另外两个人也是这样的年纪，和我打招呼的那个人有一头红色的长发，下垂的八字胡，穿一件粗布风衣，蓝色工作裤，短筒鞋。他的神色不安，看得出微笑是勉强挤出来的。



另外的一男一女，神色同样紧张不安。男的是黑发，比那个红头发短，脸黑黑方方，带格的伐木工人夹克，长裤，褐色的皮鞋。女的并不漂亮，嘴唇很薄，脸色苍白，穿一件长而厚的风衣，一条绿色的大手帕包住头，蝴蝶结像修女的头饰，红棕色的头发垂在肩上。三个人的手都插在衣袋里。

我点点头，说：“你们好。”

“我们有个车胎扁了。”红头发的男孩说。

“我看见了。”

“我们没带千斤顶。”

“哦，我有，欢迎你们用。”

“多谢。”

我有些犹豫，略略皱眉。当你的大半生都在干侦探工作时，有时你会有一种预感，而你却没有相信那些预感。现在我就有这样的预感，感到这儿有点不对劲，很不对劲。他们的不安是一部分，还有一种浓重的，显而易见的紧张夹在三人之中，有着某种轻浮，或者是带危险性的游戏。也许那和我无关，但是侦探的本能，侦探天生的好奇，不允许我置这种“不对劲”感于不顾。

我说：“我碰巧在这儿真是好事，今天这一带车辆似乎不多。”

红头发的男孩从衣袋里抽出左手，不太自信地用手指压压八字胡，说，“是啊，我们可真够幸运的。”

女孩大声地吸鼻涕，拿出手帕，用力地擦。

黑头发的男孩把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两眼的目光游移不定，紧了紧夹克，似乎话中有话地说：“这儿真是很冷。”

我瞄卡车一眼，车牌是俄勒冈的。我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去蒙大拿度假。”

“你们在度假？”

“多少有点度假性质吧。”

“你们三个坐那辆轿车，一定有点挤吧。”

“我们喜欢挤。”红头发男孩说。他的音调一下拔高了，“借一下千斤顶，好吗？”

我取出钥匙，绕到车后面，打开后厢。他们三人站在原地，留心地看着我。我突然想到，他们并不是一伙的，这是不对劲的地方。红头发有八字胡和长头发，是时髦型，而黑头发比较保守，这意味着什么吗？其中之一可能是个“电灯泡”，是个不需要的“第三个轮子”。不过这种情况可能不只是两个人刚好，三个人嫌多那种意义了。如果我的感受没错的话，哪一个是多呢？那女孩也不曾对哪一个含情脉脉，多看两眼。她那双在风里缩皱的眼睛，一直直视着前方。



我解开扣住千斤顶的钩子，取出来，再关上车厢盖，转过头对他们说，“也许最好由我来为你们换，这玩意儿还需要些诀窍。”

“我们可以自己干。”黑头发的男孩说。

“没关系，我乐意帮忙。”

我把千斤顶搬到小卡车的后面，备用胎已经在那儿了。车的两扇门上各有一个小窗户。一个用粗布围着，另一个用的是透明塑胶纸。我从透明的那个偷瞄车里，里边有个放杯盘的柜子，一张小桌，两张床型的长椅。所有的东西全都很干净，很整洁，放好，捆牢，以防车开动时滚动。

他们三个人也走过来，围成一个圆，这一次女孩站在中间。我蹲下来，把千斤顶放到轮轴下面，把它固定好。当我开始干时，黑头发和红头发男孩都上前帮忙，不过依我看，他们还不如不帮。

我们用了十五分钟换好车胎。我试图和他们交谈，以便从谈话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看哪一个是“第三者”，但他们什么口风也没透。两个男的只偶尔回答我一两个单字，女的还在清理鼻涕，一言不发。

我摇动千斤顶手柄，使卡车四轮着地。我说：“哦，好了，你们最好一碰到修车店就修好你们爆了的那个车胎，你们总不想不带备用胎到处闯吧？”

“好的。”黑发男孩说。

我发出一个试图沟通的微笑，“你们车里有啤酒或汽水吗？出了些力气，口也渴了。”

红头发男孩看了看女孩子，又看看黑头发男孩，不安地说，“对不起，什么都没有。”

“我们上路吧。”黑发男孩说。他捡起扁的轮胎，放进车后的金属储物架里，扣住。然后三人向车门走去。

我很不想让他们离开，但我想不出办法把他们留下。没有什么让人怀疑的，座位上，座位后面的小架子上，仪表板上，乘客坐那边的地板上，都没有什么东西。女孩子第二个上车，黑发男孩是司机，他们关上门，发动引擎。

“慢慢开，不要慌。”我说着，举手示意告别，但他们一个也不看我。卡车向前冲去，冲得太快，车胎扬起一些碎石，转上了一号公路。他们向南边去了，越开越快。

我站在那儿，直到他们的影子消失才回到汽车里发动引擎。现在干什么？开车回三藩市，不理这件小事情——这是最简单的做法。可我就是不能忘记它。那几个年轻人之一，或者不止一个，不是一伙的。我越想，越觉得应该弄清楚是哪一个。更重要的是三个人全都表现出一种紧张、焦急的气氛。

我没有正式的理由或权利扮演侦探，但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且我对空荡、寂寞的住所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所以我不妨再做一次过去三十年的老本行。



我发动汽车，上了公路，向南开。我开了四里路才赶上他们。他们的速度很快，也许超过限速十英里，但还在安全限度内。我调整车速，保持与他们的距离在数百码之内。时间已近黄昏，不是跟踪的好时候，何况还有一层雾。好在他们的小卡车的灯亮着，这就足以使我跟住他们。我们沿海岸走，路上的车辆一直不多。雾越来越浓，还不停地落着细滴雾水，使我不得不打开雨刮。慢慢地，已进入了漫长阴冷的夜。天很快就黑透了。

继续前行数英里后，小卡车进入蒙大拿湾，他们没有减速而是直穿过去。这样就证明了黑发男孩对他们的目的地撒了谎。我怀疑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去哪儿，不禁又想到准备追他们多远？我决定跟踪到底，直到他们停在某地，直到好歹我对他们的关系有所掌握为止。如果那意味着跟踪到明天，甚至追到另一个州，没关系，我没有未决的案子，手边和脑子都没什么任务，不论有无目的，我知道工作是医治自怜和沮丧的良药。

福特村，雷尹镇……小卡车直向前开去。那时我们可能在离金门桥三十英里的地方，我的汽油已经用掉一些，不过还够我驶回三藩市，再远就不行了。

看来我得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加油了。就在奥立马村南面，小卡车减速，刹车灯亮了一下，然后向西拐上一条二级路，向雪尹国家海滨开去。

两分钟后，我来到十字路口时，车灯照到一块路牌，写着：公共营地，前方三英里。这么说，他们要在这儿过夜，或者吃晚饭。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尽管黑，但这儿的雾稀一些，还有风不断地把它们吹走。视界不错。次等路上车少，为了不引起他们注意，我拐了上去，关上车灯，以二十英里的时速前进。

那地区风景不佳，乱糟糟的，原因是这一带是圣安维斯的断层地带。我经过一个小池塘，向前走了三英里。营地就在左边，靠近海洋。它的西面有些沙丘，南边有松树和枞树，还有一个小的管理处。那是个木质建筑物，有一些烧烤用的石台架和一些散放的垃圾筒。

小卡车在营地里，灯还亮着，停在林木附近。

我从远处看见它，一些树木挡住了我的部分视线。我没有直接从入口进去，那样他们可能看见我或者听见我。我向旁边一条小路驶去，关掉发动机。十秒钟后，小卡车的灯也熄了。

我静静地坐在方向盘后面，试着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但人的头脑的确很怪：一路上我都没法弄清到底是什么让我觉得三个中的一个或两个不对劲，而现在我却又在考虑别的事。我的记忆细胞飞快地转动，突然间我明白了一些事，一直在烦扰我——三件分开的小事，它们凑在一起告诉我哪一个不对劲。我感到眉头皱了起来，我仍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我刚才发现的事使整件事显得更加古怪，更加紧迫。

我伸手取下车顶的圆型塑料灯罩和里面的灯泡，然后下车，越过路面。风



刮得很急，像小锯齿一样切割我的脸和手。头顶上一缕细雾在黑暗中飞动，如同冰冷的手指在寻找温暖一样。

我谨慎而缓慢地进入树林中，向南走，大致和卡车停放的地方平行。穿过风吹断的树枝，我估计车和我的距离在四十码左右。车厢里是黑的，似乎没人，后面的房车透出微弱的光，其亮度之弱告诉我车门上的两个窗子都放下了布帘。

我大步向卡车走过去，在距它不到十码的地方停下来倾听，这时我是躲在一棵大松树的阴影里。除了风的狂叫和远处海浪的声音，我没听见什么。我凝视了一会儿那房车。然后打量了一下卡车旁边的地面，那里没有硬石，只有泥土和松针叶，在人的脚步下它们会发出沉闷的声音。

我慢慢走到卡车旁，到房车旁边时，我停下把耳朵贴到冰冷的金属板上听，同时拿手指堵上另一只耳朵以防风声的干扰。最初大约有三十秒钟光景，里面有微弱的走动声，但没有谈话声。然后，其中之一，就是那个不同伙的人，在用低沉、听不清的声音说话。

“快把三明治做好。”

“就好了。”另一个声音畏怯地说。

“我快饿死了，我可不想就这么坐个没完，你懂吗？”

“这是公共露营地，管理员不会来打扰我们，如果你——”

“闭嘴，我早告诉过你，如果不想挨子弹的话，就乖乖的，少口唆，我还有必要再说一次吗？”

“不用了。”

“那么闭嘴，赶紧把三明治弄好，我们还有很远的路才到墨西哥呢。”

这对话告诉我他们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绑架，可能还有其他天才知道的重罪。这是我拔腿离开，向附近的公路巡逻人员报告的时候。私家侦探的职责到此为止，如果你在这时候还不想把事情移交给官方，你就是傻子。我轻轻退后，转过身，准备退回树林，回到我车上。

事情有时就是那样发生的——没法预料，非常巧，巧得你毫无防备——阵风把一棵树的树枝刮断了，断枝被吹到卡车前，嘭地撞到上面，发出巨响。

房车里立刻有了反应，传出一阵忽如其来的和什么东西的刮擦声。我还在后退，但来不及逃跑了。房车的门拉开，其中一个人冲出来，进入我的视线。他也看见我，大叫，“站住，你给我站住。”他一只手中拿着长的黑黑的东西，那是枪。

我停住了。

那人正是我觉得不同伙的人——那个不同伙的人正是那女人。

他双腿叉开，站在那儿，双手托着枪，紧张，害怕，又危险。现在他不戴



假发和包头巾，他的头发是短的，淡色的，在黑暗中看上去是白的。除了他苍白的、女子般的面孔和天生没什么汗毛的手，周身没有一点女人阴柔的特点。

“到这边来。”他说。

我犹豫片刻，然后照他的话做。他很快退后，到一个可以对着我和房车后部的地方。当我走到距他三大步时，我看见另外两人站在打开的车门旁，里面的灯光照着他们的侧影，他们的四只眼睛在我和那个拿枪的家伙之间转来转去。

“你在干什么？”拿枪的说，他认出了我，“你在跟踪我们？”

我没答话。

“为什么？你是谁？”

我注视他一会儿，然后透露出一点真相，因为我要看他的反应。我说：“我是警察。”

他嘴边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枪也晃了一下，好像拿不稳似的。他对我那两个年轻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的，一旦他觉得必要。这点我可以肯定，你凭阅历可以看出一个人会做到什么地步。这个人，在他心慌意乱之中，不用逼他也会开枪。

他终于又开口了，“那是你的事，”说着发出一个含糊的、似笑非笑的声音，“我不是女人，你似乎不觉得吃惊。”

“是的。”

“什么让你识破了？”

“三件事，”我坦白地说，“第一件是你在停车场擦鼻涕的样子，你用力的姿势，不停地擦，都不是女人的样子。第二件是你走路的方式，迈大步，步子又大又重，和另外两个男孩子一模一样。第三件是你没带钱包或手袋，卡车里和房车里也没有，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不带这类东西。”

他用没拿枪的手擦擦鼻子，说：“很不错，你很精明。”

红头发的男孩子以发抖的声音说：“你打算怎么办？”

拿枪的家伙没有立刻回答，仍用紧张的目光盯着我，嘴角仍在抽动。我看见他想了一会儿，向另外两个人说：“你们里面有晾衣绳一类的东西没有？”

“有。”黑头发男孩说。

“去拿，我们得绑上这警察，带上他和我们同行。”

怒火在我心中燃烧。我对自己说，我就眼睁睁地任他绑吗？我就这么站着，无动于衷地等死吗？就这样让自己和两个孩子死在路上的某个角落？我说：“干吗不现在就杀死我？这儿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

他的脸阴暗下来，“你闭嘴。”

我向他迈出一小步。



“站住，”他拿枪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我警告你，老头，如果你不站住的话，我就要开枪了。”

“你一定会开的。”我说，向他扑去。

子弹在离我脸一英寸左右射出，火焰灼烧着我的皮肤，几乎使我半盲，但我感到子弹从我右颊飞过，枪声也很响，但我还是抓住了他的手腕，在他再开枪前打掉了他的枪。我用右拳猛打他胃部和胸口。他嘴里呼着气，步伐乱了，身体失去了平衡。我再给他一脚，把他踢倒在地，然后骑在他身上，凶狠地送出一串重拳。我感到他浑身发软时，他已经昏了过去。

我站了起来，同时抓起那支枪。我的面颊刺疼，火灼一般，两眼也感到刺痛，还流着泪，但我的伤也就限于这些了。除了双腿有些无力之外，我的反应和行动方面也没有任何迟钝的感觉。

红发和黑发的男孩子急急地冲过来，他们僵硬而苍白的脸上有着一种获得释放的愉快感觉。

“好了，”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最好把晾衣绳拿出来。”会请人穿个两我们开我的车把那个不同伙的人送到了附近的公路巡逻站，那家伙叫余连。在路上，另外两个男孩，一个叫安东尼，一个叫艾得，告诉了我被劫持十二个小时的恐怖历程。

他们是俄勒冈州麦克斯城的农林学院学生，那天上午他们从学校出发，想野营两天。然而他们在路上犯了个错误，停车搭上了他们以为是女人的那个家伙。余连上车后就掏出枪，逼他们沿海岸向南开，进入加州。他想去墨西哥，但他不会开车，把他们选作了司机。

他还说他是逃犯，入狱是因为持枪抢劫和两起谋杀未遂案。他越狱后全州都在缉拿他，他闯进一所空房子找衣服和钱。可那房子显然住的是个老姑娘，因为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件男人的东西。不过他发现两顶假发和一些适合他自己的女性衣物，于是他产生了女扮男装的念头。

当我们到达公路巡逻站时，余连仍在昏迷之中。安东尼和艾得向那儿的梅尔警官重述了一遍故事。我则简短地讲了我那部分。但他们在感激之余，坚持把我说成了某种大无畏的英雄。

梅尔警官和我单独在办公室里时，我亮出私家侦探的执照给他看。他看完后给我一个含混的微笑：“一个私家侦探，呃？你缴余连的枪的方式就是私家侦探的那一套，不错，就像电视上演的。”

“当然，”我疲倦地说，“就像电视上演的。”

“我只能说，你胆量过人。”

“不，我不是什么胆量过人。我一生中从没做过这样的事，只是如果我能帮忙，我就不能让那两个孩子受到伤害。余连可能杀死他们，迟早而已。但他